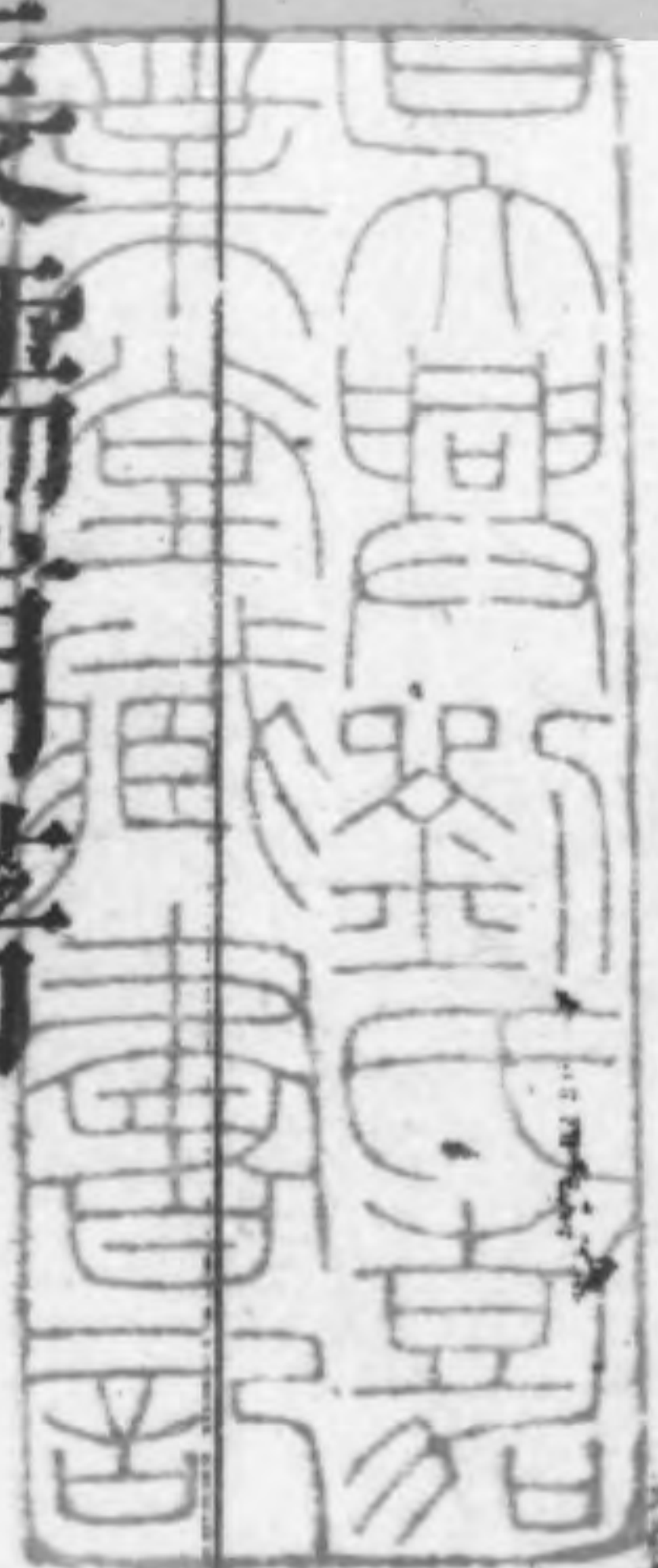




尊拙堂文集卷之五

故鄆丁元薦長孺甫著



詩

烈婦行

何烈婦者吾友何稚孝之冢婦夫死子殤婦
以身殉焉丁子聞而悲之為做古辭孔雀南
飛作烈婦行

烈婦出誰家清源舊稱王阿翁弋陽令閨訓有阿娘

生女掌中珠婉孌多容光六歲教字畫八歲通文章
出言占句偶秀慧自成行十歲學刺繡五綵雙鴛鴦
十三自修潔不作脂粉妝十五擇于歸門楣兩相當
阿舅抗直節海內推大儒阿郎鬱抱奇昂昂千里駒
入門不逮姑秉家事勤劬當厨調甘毳問翁意所須
賓從時相過盤饌皆豐腴阿郎好詩書朝夕相淬磨
上思繩祖父下以豐堂基阿郎感婦意奮激事窮研
六經廿一史卷卷親丹鉛落筆成文章雲霞交新鮮

三年赴省試省試名不前有翮不能飛壯志空飛騫
新婦更相厲所志在千秋紆朱冠進賢寧以恣風流
所愧德不崇得失隨沉浮阿翁怒罵兒兒將何所求
世路惡瑰瑋夜光無暗投暗投復暗投坎坷時運違
嚴霜凋玉樹根幹忽崩摧比翼逢矰弋明鏡成離虧
呼天天黯慘呼地地崩頽呼舅舅欲絕撫兒兒先啼
豈意一朝變戕此百歲期昔爲琴與瑟今作參與辰
昔爲蘭與蒞今作灰與塵中流折檣楫遠駕摧車輪

此身卽未亡辛楚將誰陳誓當從九原不負泉下人
秋雨何淒淒秋風何蕭蕭阿舅含涕言逝者不可招
死生固有數緯繯無可逃願婦撫孤孫前途尚迢遙
珍重襁中兒存亡命所繇長跪領舅言撫兒淚百行
兒存身與存兒亡身與亡豈知天不祐襁中兒復殤
夫死固當死兒死復何望升堂告阿舅婦生爲兒存
兒今復凋折婦死更何言阿舅曲譬解新婦寬憂煩
吾命厄不辰喪子復及孫婦能勵冰雪生死寧異論

新婦再拜言婦志已如此偷生雖旦夕浸尋亦就死
死或有遲速死則等死爾何如今日死生死心俱安
孫氣方斷絕兒肉亦未寒死者無顧慮生胡事留連
千秋與萬歲寧在頃刻延阿舅聞婦言汝志誠不易
汝身雖塵土汝名鐫金石婦復拜舅去婦今不再見
毋以子婦故悲傷廢餐膳婦靈如有知佐舅日安健
兒祭所有主兒女所有托悠悠冥漠中此心無牽縛
作書呼阿兄阿兄驚且愕汝母日哭汝哭汝命太薄

汝今復自絕汝母心膽落妹復謝兄言人貴得所終
人生一世間秋飈吹孤蓬生死有定數名節無終窮
失節愧父母歸全有餘榮寄言謝阿母兒志不可移
六歲教詩書十歲刺繡時吳綾剪雙鳳玉環垂朱絲
箱篋盈珠翠件件相分攜殷勤勗姆訓婉順無勃谿
兒幸不墜教爲婦十四年辛苦遵母意禮義不少訾
阿舅不督過妯娌無間言兒今命屯厄中道失所天
子命復不長涉海茫無邊一死萬事畢欣暢如登僊

願母弗念兒痛惻傷心肝阿兄聞妹言有齒不得啓
妹意如堅石妹言本義理但痛手足解淚落連珠子
妯娌共悲泣婢媵爭牽挽人命不復得躊躇計早晚
無以一時氣長往不復返白楊棲悲風燐火照窮坂
願子再顧慮努力加餐飯新婦舉手謝姆輩意甚善
蘭消香不滅海枯石自現拜謝入閨中開篋理紈素
裁縑作衾殮剪帛爲髻履篋中餘布衣取以分侍人
汝輩多事我與我同苦辛絲縷不足貴留之識殷勤

定期在今夕含笑入冥冥命婢理蔬食舉椀加一餐
舉手潔衣服整襟出堂前百拜辭阿舅再拜辭阿兄
尊卑共離別歛衽愈從容入門闔雙扉投繯告長終
親戚啓門看悲呼震玄穹婦志如盤石盤石永不移
婦心如真金百煉不消磨阿舅頓足哭新婦烈丈夫
殺身以成仁貞女名不虛親間競來吊掩袂皆傷悲
傑哉何家婦一死獨流光郁烈生委灰貞操凌秋霜
遠近盡傳嘆烈婦重綱常夫婦多燕婉燕婉兒女情

風波一飄颻誰復顧身名羅敷秦家女使君車莫停
蘭芝投清池委命秋葉輕古書載烈士今復承光輝
黃河水有竭太行山有頽貞聲並日月千秋自巍巍
作歌告女史因以勗中閨嗟婦志若此丈夫將何爲

山中感懷

夙志栖巖阿遂初十年許清湍遶前楹梅花環北渚
獨往我輩偏尚友古人侶撫卷發長嘯攬鏡時却走
稽韻琴有託陶情醉非酒此意還告誰試扣獨寤者

其二

世網紛糾纏宇宙總大冶飛颺卷秋藿晨光弄野馬
厭離轉覺煩念滅還自起夜半夢乍醒兀焉獨趺坐
守此作靜因跬步失故我顧眄跡已陳回頭猶恐後
先民多苦心喟然者誰子

春莫同馬惟任憩黃公澗

亭亭山下松茈茈原上麥春風行欲盡我游轉迂僻
頽垣翳榛莽流泉韻叢石古木餘清陰春申渺遺跡

相顧發長嘯且任謝公屐

荏平酌馬中令墓

文皇信英主中令命世才久醅新豐市朝登御史臺
片言躡卿相遇合良奇哉功名委塵土雄風生草萊
我來酌君墓千載有餘哀

贈陳郡侯加秩再守吳興

吳典故澤國凋瘵不可支嵎虎難爲柙防川決其維
使君霹靂手太阿凜自持清霜厲商飈陽和先霰雪

一掃窟兔寒再怒城狐絕窮檐益春曦公庭嚴夏日
三載鬢雙皤百瘁肱九折司功奏乃最建節西北隅
天子獨踟躕湖人競嘻吁上書願借寇使君仍守吳
廡繡增新秩懸魚是舊符使君念高堂小人戀衆母
太君謝使君勉旃毋以其膝下吾有兒磬磬者誰子
使君跽受教堅此爲母壽姑蘇夙名况廣陵後稱王
久任十年餘循吏千載光敢爲使君誦樂只歌未央

前五君咏

許司馬孟中

大道無町畦春風饒雨露温温德之隅藹藹衆所注
委蛇陳太丘汪洋黃叔度金玉更追琢孝友自天賦
下學本真修曲士希超悟夫子多苦心河津有正路

沈司馬純父

浮雲翳白日鬼火號陰風之子排天門隻手驅豐隆
九死甘如飴萬里遠從戎賜環頻予告白首抗孤忠
名高李元禮氣凌陳孟公雄心千古上清韻五湖東

王司空師古

泰山一片石崒岬插天表先生陟其巔振衣獨矯矯
手提雙龍劍晶光耀日月本來常希微自言無一物
偶現宰官身忽蹈東海去紫氣宵難尋清風滿宙宇

趙少宰汝師

虞山挺孤秀絢若赤城霞其下有昆湖映帶日夕佳
美人浣秋水素心託清華自言絕代姿相思道路賒
耿耿昭陽夢寂寂芙蓉花蛾螭千古恨薄命徒自嗟

馮司成開之

先生烟霞姿性不耐邊幅汪度千頃波逸韻九霄鶴
絳帳羅譽髦青眼半白屋平生秉微尚世人多爲目
選勝天竺巔小構孤山麓久矣蛻塵滓而寧託絲竹
葢棺之餘貲清風自謾謾

冬日風雨過釣臺

荏苒二十年三度巖灘上塌來風雨寒小艇宿烟莽
崒岬望釣臺咫尺隔霄壤趺坐靜焚香冷然發遐想

咄咄羊裘翁萬乘不能在桐江一縷絲客星至今朗
漢鼎還幾更千秋振孤響

琬兒冒雪南遊賦此壯之

上元始迎春殘臘留餘晷之子忽南征嚴裝急如矢
左手佩長鋏右手執鞭弭朔風驕嘶馬歲寒知烈士
策杖百尺冰瓢笠千岩雨拍掌大叫奇壯遊還自喜

其二

慷慨懷舊都出門尋故人濁酒爲君醉片言聊自陳

十二讀父書十五游帝京金臺寒易水駿骨埋燕塵
渡江韜餘勇攬轡長苦辛悵望秣陵山大道多荆榛
向誰倩長矢努力及茲辰

賦贈玉涵內兄曲塘新構

忻湖古名跡桑田留餘靚竭來誰卜隱數椽結清境
堂上雙白髮門前幾文杏浮雲日夕閑徙倚蒼弁嶺

壽李文源翁

僊李奕葉毓靈根川雲嶽秀凝清門偉人家學相淵

源突兀浩氣撐乾坤高秋勁翮凌鵬鷖將雛含圖瑞
至尊桐川振鐸暫臯比橋門觀聽如雲屯翁評廷尉
子御史冰稜霜鐵戰人齒拙守冷曹三尺法吏隱陪
京半歸里喬雲紫霓相滅沒顛倒黑白問誰是一麾
出守衆所佇三徑猶存帶可褫南臯先生百世師關
西夫子楊伯起翁也箎塤兩相應岷峨夾岸峙南紀
蛟龍隱文魚戢鱗菘菹滿徑蘭爲薪趨庭綵衣自輝
映解脫簪冕從緡巾憶昨闕下再通謁一別十年意

轉新廬山插天青不極武陵何處桃花津七十老翁
髮如銀夢寐昔昔見精神冰雪肝腸金玉姿大年難
與論秋春攬槍掃天蔽白日遠陽狂狹交吠狺我翁
憂國如憂身忍使豸繡長娛親律中太簇當降辰芳
草含華柳絮塵斗酒錯沓賓樂陳何以祝翁翁所欣
竦劍掃彗洗青旻狼星貫鏑泰階平天神六膳調和
羨慕母俛頸不敢瞠父子報國酬夙盟還丹大藥億
萬齡五千妙言重注經斟酌彭蠡傾壽觥

孟修丈七十初度賦贈

世上山人盡塵市遠性風疎我愛子閑馴雛鶴摩青
霄徧植名花供淨几九峰游屐六尺筇一葉浮家五
湖水世業脩脩生計拙薄田數畝半種秫座客常滿
酒不空肝膽平生晚猶熱臨池揮酒肘生風高枕長
吟時捧腹日居月諸條古稀蘭蓀交映紛成列兩鬢
霜華自壯年不緣愁緒久皤然世態滄桑幾夢幻幻
出寒烜最可憐老人開眼但微笑坐對浮雲日往還

昔子六十我爲壽古木寒鴉朔風吼子方矍鑠我亦
豪慷慨狂呼傾五斗轉盼十年我忽老問子枕中索
鴻寶素心一片是羲皇從此百年貧亦好

玉山道中卽景

一灘一灘復一灘幾夜湍聲入夢寒轟雷砰礪水底
石怒作驚濤雪花白昔年九鯉湖上聽千峰絕頂臥
郵亭今年忽走玉山道恍惚停橈閩海澳平生奇癖
在山水一片素心今老矣

贈劉刺史貽哲赴謫嶺南兼寄閩中同好

上黨太守何磊磊匹馬單車赴南海金昌假道好事
賒帝城回首浮雲鬢白眼虬鬚老舍人挂颿西來五
湖濱故人相勞驩平生仰天拍手失風塵憶昔與君
游長安片語相知入肺肝燕昭墓前駿骨朽荆軻市
上幾杯酒少年意氣蒼旻外扣闥請劍太亡賴飄蓬
不逐逝水波翻覆奕棋可奈何賈傅長沙歌楚些內
史淮陽那高臥東西南北總君恩陸沉寧須金馬門

君去羅浮春正好名山處處堪潦倒君不見東坡居士香山老

移竹

楚楚數竿竹孌孌半庭陰卷石亦礧礧清霜乍蕭森
結趣不在多寄懷良獨深一卷自高枕窓外有鳴禽
秋日聞廣寧園急懷仲父叅軍老淚沈瀾情見

乎詞

大父鍾情處滇南萬里歸

叔生於滇

請纓生事拙仗劍壯

心違客夢關河杳家書塞雁稀日歸腸欲斷何計突
重圍

其二

十三弃嚴父二十寄青衿感慨薊門道淹留言署心
叔隨先大夫
寶坻入泮
自憐倦飛鳥悔不蚤抽簪極目榆關路
荒原白骨淡

其三

乘勝妖氛熾孤懸我勢危臨戎紛請餉虛伍強登陴

罵賊惟存舌報韓獨有錐誓留一腔血厲鬼也男兒
其四

三韓久弃置豺虎紛如麻骨肉不相顧游魂逐誰家
憑陵多殺氣悽惻動悲笳兩地相思淚西風落日斜
其五

債帥不可問忠肝久沉淪空懷郭汾陽安得雷萬春
國事還堪勸書生遑顧身彼蒼應悔禍即報儻非真

贈韓求仲

平生怯杯酒五斗爲誰傾
拔劍作胡舞擊筑翻徵聲
兩旁和歌者四顧俱狂生
丈夫一片氣千古欲橫行

解嘲

平生一片氣百折未灰心
薄宦寧株守遭時肯陸沉
祇緣迂癖甚果是畏途深
羅雀成高卧被襟自苦吟

結夏城山李用父見訪分得四支

忽訝空山屐相看有故知
解衣貪就竹趺坐愛臨池
老衲閑鍾磬鳴蟬佐酒卮
片雲來驟雨不是爲催詩

山居寫興

面面青山曲曲谿幽人小
隱洞庭西瀾天春水瀑如
練遶屋梅花雪滿畦七尺
短筇閑白髮四鄰鼓吹囀
黃鸝栖遲十載忘機事側
耳遼陽不忍提

壽游肩生

使君心事澹梅花訟簡庭
閑午散衙坐照時懸畫溪
月清芬只飲洞山茶棠陰
蔽芾楚雲合鳧影翩翩魏
闕遐昨夜歲星連漢宿何
須勾漏覓丹砂

贈韓求仲北上應試

出門裘馬少年場九十春風客路長
燕市酒人呼不起上林飛絮逐誰忙
雕蟲自許千秋業劍氣猶寒二月霜
此去不須尋得意知君獻賦有長楊

壽范太蒙尊翁七十

八月開新爽三山倚碧空
杯浮灑露白綵映曉雲紅
壽者容如月真人氣似虹
文章宗左馬心事自鴻濛
短鬢殘魚蠹經笥老澤宮
慶雲朞月化澍雨四郊豐

汗血誇神駿飛鳧託遠蓬
歸來賦陶令啓事有山公
鴻寶淮南秘鷗盟海上翁
九重來紫誥七十尚丹衷
敦睦崇先哲交游見古風
楸枰花影弄玉液蔗漿融
髓石顏仍渥陽春賦轉工
清輝彌宇宙紫氣藹崆峒

述夢

有引

壬戌八月二十七日也
夢中慷慨浩歌數闕
苦不成聲而覺幅巾禪衣
股枕鐵杖後倚一
絕壁左枕一大石西茫茫
大海一望不盡

千古英雄一腔熱血三年化爲碧微子去箕子奴比
于死向東風寫不盡許多悲咽

其二

千古英雄一腔熱血三年化爲碧睢陽齒常山舌司
農笏向東風寫不盡許多悲咽

自題小像

野性幽栖興每偏青山合沓水潺湲獨開雙眼風塵
外信是多生丘壑緣

非仕非隱非俠非儒赤腳獨立掉臂狂呼一片熱腸
傲然鬚眉世詈女驚竊謬自許曰愚愚愚

自哂

浮慕汲內史之慙敢云甯武子之愚老猶倔強當途
之所應憎不達時宜見女猶然見啗死但求免於高
廟鐵杖生惟可以告山中心知

賦

鴻飛賦 有小序

元薦以辛亥春小草典屬國百日許會與諸
言事者左兩乞骸不得候命八十餘日予告
歲莫解纜寒飈薄帷易水放歌懷人入夢顧
邁軸之未冷嗟麋性以難鞿石火電光浮榮
能幾天游泥蟠自處謂何作鴻飛賦其辭曰
有鳥高飛一舉千里匪戒心於矰弋恣濞情於雲水
奮勁翮以孤騫摩層霄而颺起託逍遙以爲游兮吸
沆瀣以爲漿旣天矯以軒翥兮復長鳴而飄颺排天

門兮日月入泱漭兮煙雨朝刷羽兮扶桑夕引領兮
縣圃浸假而息誰使而怒逝九萬以一瞬豈尋丈之
可筮若迺上林春曉洞庭秋半留清影於太液振高
蹤於天漢又或草腓塞積獵罷長楊關山涼月野水
寒塘倏見倏沒載翺載翔破鴻濛兮歷大荒瞽下土
兮忽回顧紛羽族兮忻有託嗶嗶導予以世趣豈巢
幕之可久兮直爲此汗漫也儻余行之信適兮奚爲
乎眷眷也亂曰已焉哉鳳久不至鵬亦南徙泛泛安

所群栖栖復何止矢獨往以相羊兮搏扶搖而直上
塊三山而戛九州兮憩寥廓而蛻塵埃吾率吾天機
而行而跼躅者惝恍相向又烏知夫宇宙之不可量
也

碑記

重修儒學碑記

記修學者何示重且難也奚重乎以先師故重曷爲
乎難之時難也夫宮墻俎豆之於道也其虛者也而
愛禮者存名於羊法不得土苴而屑越家有子弟廣
其塾而新之寧靳銖兩然網密於束濕而力詘於舉
羸勢不得咄嗟而辦若劉使君之茲舉難之難者也
難故彌重使君以甲午春令長興席未暖廟謁先師

顧其傾圮狀嘆曰有土者責也亟議所以新之已計
曰民飢未可動也歲稔矣曰積逋未蠲姑待諸博士
先生及青衿弟子日請焉不得已而問公帑如洗矣
當事者之催科日以急枵腹者之逋負日以甚使君
且以近例鑄祿而監司稍有舉動輒責成下邑民譁
然見謂厲使君逡巡心計蒿目者歲餘一日蹶然曰
嗟乎必待蠲逋而盈帑也堂上之草泯矣謂先師何
劑量盈縮得二百緩簡才者董之三月而落成傾者

起廢者立若殿若坐若門屏若左右廡若閣若祠若
號舍庖湏一旦改觀而塗丹雘博士青衿相率踴躍
感侯所以嘉惠庠序之意謂不佞宜紀其事不佞謁
博士先生進諸青衿而颺言曰多士知使君所以嘉
惠庠序之意乎哉匪直崇虛飾於宮墻競靡麗於耳
目已也不佞束髮以來學三廢矣始飾於顧長洲再
興於黎丹稜迄今爲三大都十年一新顧所爲慨愾
日趨日壞頽闕而不可修者人心云爾不佞不敢仰

述古初俯稱成弘猶及紀嘉隆間事諸少年布袍做履踽踽步於市自得也卽屢空亦不以告人逢長者輒偃僂前揖長者哀然寬博南向子弟畜之蓋彬彬多讓焉凡課試悉斬見長至昵者卽並席不相問脫草而就斧削下氣受之兩相韋弦也他幸進者卽貴介衆醜之望望去矣廩餼必以序非序爭者寧以身後邑大夫相知不輕造門造門者舍掌故家言及剝膚外不齒也老師腐儒白首六經百家註疏咸朗朗

成誦其於司馬氏之史濂洛關閩諸書若布帛而菽粟焉幸而售不氣盈不售不色沮也巖穴之彥羞達交榮顯之夫重故知老矣猶時時口某師某友云此種種耳目睹記間要亦叔季事爾于今竟何如哉屈指轉盼迥若異代則人心之壞也雖然烏知夫今之不嗤昔也而又烏知夫後之不憶今也長此安窮矣水之東也不可以一葦障世之下也不可以庸人茅靡其間諸生勉矣當末流之衝而思豪傑之興希先

民之程于道喪之日憂憂乎難哉夫先師之道日重於天下萬世者以士重焉故也斯劉使君所以嘉惠庠序之意也劉使君名一臨淮陽人己丑進士博士唐繼賢雲間人鄉進士劉暨樵李人董泃峨嶧人歲貢士

長興縣重修尊經閣碑記

天命斯文於尼父刪詩述書定禮修春秋贊易作十翼七十子之徒闡繹光大之以開群蒙爲萬世祖廼

其自命曰庸德庸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若斯兢兢也後世材穎之士無能企游夏後塵意直趨無始而上之弁髦一切曰夫夫拘儒也而雄語河上漆園而後楊朱墨翟韓公子蘭陵令齊顯相縱橫長短名法逮竺乾諸書影煽蠅附幾倍蓰六籍又何敢也蓋行之本病不足而標有餘言之本病有餘見謂不足而侈之至今濫觴極矣丁子曰夫經統聖真苞萬類豈虛也哉有真常者存性也爲吾性傳神以導

天下萬世若揭日月而樹之幟曰文行如是止矣驟而味之澹然徐習之循循乎不見可喜可怪而沒齒莫殫累劫靡竟何也嗟乎乃其所以經也性學不明儒者內偷而外託以自解行之偷也而異端大雅之偷也而諸子百家本不足也二祖受命從櫛風沐雨中首學校廣厲青衿諸不習五經四書者不入賢科已命儒臣纂修諸經大全頒賜郡國士士屏氣束身其中罔踰尺寸法令一而王始尊經義一而道始尊

二祖之垂憲至深且遠也或曰漢之於經也支於章句宋之於經也支於理尊經經晦弊久矣踵而甚之與曰吾師不云乎下學而上達夫上之不離乎下也達之不離乎學也一貫者也學而未達有之猶然閑以內也爲迂爲執爲支離賢於無忌憚者也不見漢晉之季乎黨錮諸君子標榜節義賈禍至慘昭烈張空拳而揚旣燼之灰豪傑麤集一門爭殉則其餘聲也彼名求之而實收之功不啻倍當塗高逞盜竊之

智典午尤而安焉風靡波蕩一掃名教而晉亡於揮
塵清譚之下矣漢宋之流弊遠勝魏晉之盛時蓋世
未有不經而可爲國者文與行一也遐哉聖謨其慮
不淺且遠耶吾邑自巳卯後尊經閣日圯至午未幾
廢經始於金使君又數年而熊侯落成士登斯閣若
千載一時侯簡其雋日課焉暇則相與闡明河津之
學夫河津世所迂爲庸德庸言者也姚江泰州之說
熾而此脉漸以斬使君真慨焉有意乎其爲尊經之

微意抑又深遠也夫

長興縣城樓重建漢壯繆侯關聖祠碑記

游使君祠漢壯繆侯于城南樓禱者雲集乙卯夏李
生士麟跪而請曰麟落魄二十年茲且爲背一之戰
其儻不終顛躓神其許我卜吉李生喜躍再拜曰必
有以報也比秋果獲雋於戲侯之靈輝赫都城闔久
矣頃歲肅清魔孽多竒伐上特勅所司加徽稱及冕
服甚都士麟歌鹿鳴歸捐十金爲侯新城樓之塑像

如制父老曰女壻隘不足以妥神議于故祠前加三楹力詘未能也麟竭蹶從事請于攝篆莫侯捐若干緡鄉人義助若干緡祠成眎昔加宏敞士麟請紀于余細人之言曰吳侯仇方也其肯廟食丁子曰嘻侯致命茲土必饗李生曰何曰若不記侯對張文遠之言乎矢七尺心許昭烈恨不得一當以報樊城之難義畢矣獲死所矣侯必不以一亭侯印易蒙遜之刃明甚其廟食茲土志也昔余從祖解州公巡徼塞垣

猝遇敵輿人鳥鼠散恍惚有偉丈夫橐鞬而身蔽之赤光滿前敵驤去公歸廟侯於河之濱從父叅軍公感異夢於侯甲午秋捷廟祠者再宅若朱瀆若五峰麓各有侯祠及余耳目覩記不可枚舉優孟子謬爲赳赳以彷彿侯忠憤觀者心知其戲也相顧攘臂嚙指不自知所以村嫗牧豎夜半暗室中齒侯姓名惴惴如震雷駭電世蓋有不懼三尺而獨於侯焉心折此豈知術要約哉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壹則

精爽不散直則生氣亘宇宙如新嗟乎孫曹所雄據
轉盼已幻而侯獨持一念耿耿皎焉與日月齊光天
故信其氣於異代變化而昌熾之以爲萬世殉忠者
勸李生所爲尸祝其眇者也予特表侯大節而系以
楚詞二闕令巫陽歌以侑之

受帝命兮嶢嶢驂翼德兮麾孟起神之來兮風雨虬
髯兮怒張氣吞吳兮攬八荒決浮雲兮掃欃槍
鞭赤驥兮如虎西悵望兮心獨苦抱長恨兮終古回

右迎神曲

轡兮東皇勅百靈兮耀三光奠澤國兮紛樂康

右送神曲

安吉州學田碑記

萬曆癸巳春曲河于公以儀部郎左遷安吉倅州人
士手額曰于公近臣也不留畫省而參吾州於倅輕
州則重矣臺使者臬監若曰于郎諍臣也不難抗顏
禁闥而折腰外廷知其無遷客之心也夫雖然毋以
簿書溷之假以他檄歸于公逡巡讓曰主臣不佞其
敢薄倅且內外等爾無之而不可畢吾志也而烏知

倅之不重郎也今年丁酉公幾再考矣而賜環之命未下州人士爲于公不平于公于于也居恒自詫倅亡狀待罪且久陛下不遐棄臣令坐而糜廩義之所不敢出也辭五斗而不受是以五斗懟也倅請捐祿學宮鬻田以餼寒士學使者以下高其誼報可二十五年七月得順安之青松里田焉畝九十有三價若干金越三載岳阿歲歌雲漢王刺史曰虛于公之惠不可追前價而更置之坐邵墓之墟殺前額十之三

厥壤上中錯潛水畝有三地一畝廬而耕之歲可以稔經紀其役者諸生章內含也課其入得粲若干鍾可佐寒士二十家以其十五之一輸縣官租稅擇人而任時息其羨二十年積田可倍州人士誦曰仁矣乎公於吾州不啻人舖人翼也公卽高臥里中猶世世蒞吾州也不佞某曰唯唯否否昔原思以宰辭祿夫子弗是也而簞瓢則亟稱回謂其終不以負郭易結駟之餘艷也有待而興爲凡民濡首於斗粟非上

士公不屑憲之小廉獨不以上士愛其青衿耶客曰
噫甚矣于公之望州人士渥也士之病莫憐於寡廉
鮮耻寡廉鮮耻者欲奢而力不繼也欲奢而力不繼
勢不得不俛仰於人故先王造士必曲就夫中人以
下之情身畫而家策之于以養其氣而陰奪其俛仰
之私然後廉耻重士重廉耻故能以不爲有爲推公
之意設誠致行則下士可中中士可上甚矣公之望
州人士渥也州人士曰信不佞其復蒿目前曰公洵
仁矣獨計異日者胥吏不漁獵乎里正不蠹賊乎委
諸博士及一二老宿亡以空文塞責乎亡其虎據而
蠶食者乎貧者必賑賑必貧乎甚且乾沒於經界之
勢錯而攘臂於鼯鼠之相牙是誨爭也法以人興以
人敝天子旦暮召于公矣調劑衡量而覈成事請需
後令于公颺然曰噫嘻子之迂計也夫吾盡吾心焉
爾不佞縷書之以告後事者

長興縣新建若溪書院田碑記

若溪書院者豫章熊侯課士之所也暇則會縉紳賢
豪於斯曰兌之麗澤諸生爲政我求懿德四方維則
勉與鄉先生爲政碑者何重始也重之者難之也嗟
乎世之司牧有慮及人情風俗者乎亟學術者乎茲
舉也空谷足音哉若溪者何志地也廳三楹曰澤堂
堂後有閣曰松風巖嘒環堵水木清華荒丘蔚爲人
文奇邁乎閣東翔浮屠掖以僧寮東南與文昌閣北
與金蓮橋相峙從青島家說也南曰水雲居士大夫

社會焉又東曰薦春臺以貢茶故名西祠劉清惠公
麟又西祠周貞女又碑孤嫠之不盡旌且祠者制備
矣或曰學有宗獨無祀與祀典詳學宮矣廣則泛專
則私吾惡夫門戶之日以岐寧闕如也諸祠何居曰
吾風焉何風乎曰虛而實者名也提耳而木鐸之曰
首陽侈千駟栢舟芬冕紱見謂迂也而弗信一旦瞻
宮墻喟焉愾且思也不知其所以勃發也微乎微乎
機若桴鼓矣雖然懼弗恒也制沃產若干畝所以興

禮維教繫是焉賴田安取辦曰取諸倉庾之羨曷爲乎羨糧無橫索也盍去諸曰虞夫後之不時羨姑損半焉其贏者田而歸之書院甚矣侯之苦心也歲入筮若干鄉先生籍之邑大夫課士及四方賢者不時會廩焉清惠公蒸嘗公也鄉先生社會私而公也其餼有經不上聞者嫌於名且胥史易奸也不廣賑卹故有學田可清也邑人士相與感奮曰使君前後所經始計千餘金而民不知費吾儕獨無心乎毘陵令

孫公一俊捐田若干畝中書舍人丁元薦率弟捐田若干畝市義者踵至矣侯曰是役也不佞竊爲諸縉紳文學規永永期無替有孚朋來其道光大是在賢者乎是在賢者乎元薦再拜稽首曰使君嘉惠敝邑甚厚二三子敢不仔肩終始大德田地畝數及租糧經費詳碑陰

復長興縣龍脉碑記

長城枕山面溪去城北三里許有峰雄峙曰鷄籠蓋

自龍池以北冠子而南鳳翥鸞翔起伏百狀至白石而峽於茲嶺形若負屨風氣完固此一邑之所萃靈也穴其土五色而堅四方游食者頽其山井之型土而陶焉歲得子錢數十倍久之土著者生心集諸亡賴爲三窟急則陰有所市而陽有所駕勢日橫而不可制幾四十年矣燔炙之極其焰爍天坑塹浸淫至二百餘尺識者過而喟焉而無饜者方且指斥堪輿家以爲悠繆不足信獨不睹人身乎蝨蚤之錐毫毛

之炬害至渺也左手炙其背右手扼其吭而刺之卽有賁育三日斃矣寧渠起郭景純氏然後較然於利害得失哉蓋吾邑自穆廟迄今邑大夫有去而爲御史給事銓部郎者乎有三歲不挂吏議者乎鄉縉紳有躋八座晉九列者乎歲時亢時溢恒有年乎民有不疾癘者乎丁酉之秋士不歌鹿鳴一簿死焉一丞又死焉餘不良去而鬱攸歲再爲虐而百雉以內若埽矣陽亢而極則災陰洩而無復留則萬靈靡託此

不可易之數也前雷州理陳君浚曲靖太守顧君嗣
衍毘陵令孫君一俊國子博士臧君懋循直指使者
朱君鳳翔中書舍人予不佞元薦孝廉孫君弘緒金
君德王君繼賢諸生若李庭丁易東姚光宙李元芳
數百輩攘臂列狀於當事者時司理謝公攝篆焉慨
然嘆曰奈何以一夫一家之利貽一邑之害不可其
亟去之法其豪者諸不逞烏獸散公曰未也不官其
地孽不除不償之直人將藉口請於兩臺使者暨諸

監報曰可亡何公以大計去而別駕查君代矣豪首
鬪捷役且再興公堅前議一朝悉薙之顧時謂莫能
舉羸更遯巡議價而遷書至矣旁睨者曰是且已乎
公奮然曰不可一邑之蠹扼腕者數十年更我兩人
而始一快垂刈而縱之曰以待後之人後來者復云
然長此安窮矣委曲衡劑得罰錢七十金計額而人
償之直署曰自某至某如干畝其悉聽於官私樵採
者法自某至某如干畝第聽若樵採緣而生事者法

刊石垂禁甚晰而愆公蓋停十日車而始竣事城中
爲之謠曰北山煜瀚如雲驅我火宅謝使君北山下
今可柘回我春陽查別駕別駕名兆胤南昌寧州人
司理名肇潮閩長樂人

湖州府重建潮音橋碑記

梁谿陳侯刺吳興之朞月貞憲軌度丕振彰瘴郡人
士比侯於京兆渤海而侯亦自信云吾家眎郡子字
三老良子弟巨細平險設誠行之一切前却與塗飾

肩睫者太守不能潮音橋踞慈感寺之陽砥前山碧
浪諸水關南一孔道也乙巳秋橋圯侯慨然議新之
攷廢興所繇距世廟丁酉七十年爾浮寄礧礪於蛟
宮矣而波濤嚙之而風雨蝕之幸無速毀庸可幾乎
侯曰圖永者捐細迺捐俸若干緡僚屬以下捐俸若
干緡士民暨商賈之市義者若干緡曰辦矣雖然匪
人弗肩廉比丘某董之司出納於質庫鳩工聚材畚
鍤雲集十月而落成廣昔五之一高三之一而宏壯

改觀矣憇者曰美哉洋洋乎比丘曰固也太上爲腹
不爲目故善建不拔內史氏曰辨哉進乎政矣諸大
夫文學請勒諸貞珉以諗來者而系以詞詞曰茗之
廣濶且駛梁者誰曰太守潮音歷劫永不毀太守功
德如此水

重修吳興郡侯陳公筠塘生祠碑記

梁溪陳侯生祠建於萬曆己酉去今不二十年重修
何以故丁子曰此平旦良心結爲口碑青史不能溷

謚誅不能奪孝子慈孫不能溢豪有力不能亂其百
一者也今之爲司牧者何人不祠何祠不去思其碑
哉碑於二十年後者人情好惡之端百千狀二十年
而是非始大定也鄭人不云乎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已又歌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後之誦者卽鄉所欲
殺者也至夫子而定其評曰惠是聖人不能有加於
輿人也湖之於侯其猶鄭之於公孫僑乎予揭其大
政如干徵去思之實云一日培善類見善若渴侯至

性也物色旣真鍾情倍切如清蔣司寇賜坐頓復舊
牒力爲貧生斌吐氣荆陳簡肅專祠躬詣瞻禮更於
裔孫潔清青眼獨親洗黃小孫寃獄委曲解網免其
故主可學一家牽累每科秋試常禮外於各貧生資
送幾費百金凶年濟貧厚賑外更念往來煩苦另給
舟資至獎拔之勤倦月課之諄切其淺者也修士感
奮無賴裹足七邑清議一時凜凜一日拯大災萬曆
丁亥吳興水災以湖嘯止數日爾米價踊貴一斗幾

二銖戊申水過丁亥十六而米價不滿一金何以故
一歲前侯語余曰我積穀滿二百斛矣時往豫備倉
核其數司計者不費一文甫遇災侯一片血誠對衆
及當路輒流涕被面至日夕規畫目不交睫食不下
咽號召諸巨室各領當道牒至米稔地方收米前後
數十萬石其值請借藩司鹺司者什五令有力者捐
貲廣糴彼固自爲生計不待驅迫也其餘細搜庫鎗
凡可資糴者多方經營數月米麇集而大家積米希

什一利者幾失望多減價兢糶而餓殍生矣庚申米價較戊申忽倍感時者不能不追思侯云一日清萑苻侯馭諸武弁賞罰明信法在必行賊曹捕役亦然歲荒侯召千百夫長各分信地失事者不貸又多方廉訪稽其惰者野水孤村各有守備大小偷無所睥睨凡偷兒夙有名者一犯卽囹圄之令各就村落覓渠魁報名登籍失事後鱗次收捕不杖而日給米一升膳之至豐歲始釋德清有劫米者數人各分四斗

侯私計曰怨之則犯者衆加法則太苛陽論死私揭當路請歲登末減寬猛皆有深心不草草也水初至時羣不逞紛起噪呼剽掠侯分捕七邑各杖殺一人以示桴鼓晏如侯之才誠默攝之也侯去後盜賊充斥至葉朗生攘臂而一方鼎沸矣一日整頓綱湖俗烝淫視爲故常有一僕私其主母三分其資以千金賂族宦者箝其口侯蒞任三日僕借竿牘巧來控訴侯立杖殺之尸於市者七日奸宄重足其他如周爵

紀勝皆相繼杖市曹數日立死又如宋員者吳宋兩家僕也借李官勢殺二主人傾其三萬金之資毆吳族主母折肋骨十七通誅三十年矣侯列狀按使者麗磔度死桐川楊鳳其同黨也亦正法度死潘氏世僕藐主人式微輒思叛去時職方未第也侯以三尺辟之諸逆生心者相顧縮舌上帝無漏網侯真天吏哉一日誅元惡勢豪最有名者施敏已卯秋以私鹽拒捕與羅二守大戰長水矢及於羅貫其耳敏倖脫

而羅去官仗一大老力也其他興滅詞訟凌轢單赤不可屈指晚年簞弄其姊子蕩家殞命侯以計擒之心力幾殫士夫稱宛如蝟皆以兄弟刺密交者也敏度死呼冤者一時稱快巨室一僕乘主勢方張橫行無忌黨與跨州連邑流毒三百里內恣肆五十年日中已無中丞按使者相繼得罪去微侯霹靂手幾吞舟矣其他三窟之狡負嶠之雄侯不顧一官多方芟薙入覲時豪捐二百金奪其卓異去後二十年家食

實爲讐口積毀然公道久而漸白者天理人心不容
抹殺也一日振孤寒近來試士竿牘公行夤緣者變
幻百出懷挾者如蛾如鬼侯揭數行堂上以文爲憑
如限而止余一日謁侯侯語及輒涕洟駭問故侯曰
寒士一試不得意舉家旁皇如老農失歲弟蓋親受
此苦者故不覺沾襟也余默解其意不敢一字輕瀆
諸衣冠請謁者頓減十八侯又曰凡同事閱卷者袖
中各有破承於是諸弊盡革浮梁陳學使與侯同心

案出諸老宿皆青衿每叅謁相顧曰吾輩白首落魄
視郡試如九閻今日幸進梁溪力也潛然出涕侯去
後公道十不存一至壬子孤寒憤激大噪數百人昇
侯像南面郡堂羅拜之一時失聲諸生且哭且詈聲
聞戶內當事者因駕罪一重囚更褫二三無辜者塞
衆口事起倉卒卽富囚何能號召數百生且安得一
副急淚哉一日端士趨故事鄉先生有喪非九列以
上郡侯不輕吊也吳養晦先生之變侯忽飛棹而往

吳故以鄉科守沔陽落魄歸老家無餘貲歲時亦不
至郡赴鄉飲執古道與侯講禮少年掩口侯入門青
蒿滿庭頽垣敗壁清風可以想見吊畢侯呼禮生焚
香謁甘泉處士墓四拜而去維風砭俗意淡遠矣郡
後有一貧生死其妻計無復之因自縊侯率僚屬躬
往哭之贈以數金獄中出一淫婦重杖烈婦門外三
十年來共姜夏姬莫辨矣有味乎侯之此舉也一日
修在梁郡中潮音橋西關外橫塘橋南關外驛西橋

餘不龍塘橋傾圯久渡者不便衆謂力訕舉贏空囊
何所措手侯曰值茲凶歲正其時也百計營構且不
爲日水口翔文昌閣層樓傑峙巍然具瞻鼎甲彪炳
偉哉侯之功乎公又修東塘五十里代以鉅石渡者
稱便不費民一銖也一日平市價侯留心民隱百相
詢也凡貿易之所衡量僮馭爲政侯手較斛以鐵釘
之一置庫一付市長不中度者必法銀不足色者必
法農賈一時稱快侯去而市棍醵金私一縉紳以爲

侯之法瑣無當也而制遂變至救荒時圩埂當洪流
衝者悉給米倍修所及無幾一片爲地方至意纖悉
備矣一日清單辭有以烏盆事告者侯不理明日復
來告侯扶之五署其尾曰語怪不准且收其人舖之
陰加意詢訪一日出吊沈中丞其家治具相候侯忽
至告者家鎖其詞中人犯而去蓋一淫婦與諸奸共
構而殺其嫡子告者嫡密友也感異夢一怪鳥日夜
啼聲甚哀故出告諸奸幸侯不理快飲不意卒然至

也一訊盡得其情獨屍無所物色捐五十金爲購適
有漁戶於湖濱拾屍五片來獻合之首完又碎體十
七遂成獄繼侯者百計罪原告以爲侯好奇多孟浪
近讀張按君讞詞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鼠輩安可逃
也一日盡下情山中有徐爵者以白糧解積逋幾二
十年至鬻產以償姻家希盡奪其產以包攬告郡侯
方切齒此輩爵論徒業申道矣或曰爵舊家實正解
以樗蒲破貲非包也侯再三研審盡得其實熊使君

曰徐之寃白矣罪已申道不可改也先生幸勿齒及
偶會侯侯殊自悔僕曰大父母已白爵寃留其卧樓
足矣鬼薪城且所甘心也侯正色曰僕前已悞當直
告當路自訟安可復罪爵竟釋之侯果斷英敏衆呼
神君未嘗以成心自用有過卽與衆改之曾不少諱
古人哉古人哉人望以爲范孟博中牟其故我也實
得司牧之體云

金父母去思碑記

皇帝御極二十有七年辰在巳亥秋九月蘄水金侯
玉節以戊戌進士令長城再期年威燁介壤澤流黔
庶直指使者將疏於朝適侯以憂去道路咨嗟如失
怙恃父老子弟跪而請於元薦曰此口碑也子志之
曰未也又數月門下士臧爾熠李良翰等數十曹復
請焉曰未也壬寅秋八月曲靖太守顧嗣衍武昌令
王繼賢太學生姚紹憲丁敬止姚光宙庠生錢龍起
華秉忠曹司薦陳羽年丁應嗣顧承芳等暨前父老

子弟將諸大夫命幣而庭造焉曰侯之去也及瓜矣
論定矣以辱吾子元薦謝曰不佞之知侯不在諸大
夫後也所以逡巡者愚以阿私辱侯也諸大夫曰何
也曰俗之敝也直道之衰也邑父母以擢去則思要
津則思行復事於茲土則思不然其暱也甚者思而
碑焉尋有所諱而仆此諸大夫辱也薦不佞敢以清
議辱諸大夫幸諸大夫博咨焉以自堅也諸大夫避
席曰信哉子之言也侯之去也不以擢而以憂其思

也田峻牧豎什百於巨室巷議者矢於當局而身事
者也衍等所以博咨焉以自堅也元薦跼蹐受命又
數月親筆札之役按長城介具區蒼弁民錫鞶不雅
馴俗健鬪喜訟狡僮簞其間大吏未按部徒跣叩閭
稱冤不平者無虛月夙逋陳牘藪聚山積胥史因緣
奸利不可方物吏未蒞邑耳其名愀然色變侯語人
曰士患不自立洵自立矣匪遇盤錯庸渠表樹乎明
州李何公士晉侯同年也具以語薦及下車英姿爽

朗鋒穎迅發首銳意案牘清肘腋晨坐堂皇折大小
獄以數十曲直片語立辨遇事颺舉斧斷霆擊無所
忌人人稱快侯亦沾沾喜至以漢文嘗侯侯已霍然
解故嚴而不苛焉礦稅繁興使者虎而冠魚肉我赤
子或說侯稍委蛇以一官孤注無益也侯曰不然辟
之良醫中貴人宜從治左右羽翼宜正治若乃蟻附
狐假妄開利端者孽實由我於是陰訶首事者假他
故重繩之奸猾膽落礦尋罷稅徐就侯摩畫民以安

枕於時遠邇上下聲稱赫然暇則課諸生拔其尤者
優以國士禮遇覓絕恒調貧不能婚者捐俸代之聘
其所嘉惠諸文學良渥然未嘗以煦煦詞色博長厚
名政在獨行其意不避嫌怨亡何歲編審侯進父老
子弟詢狀咸叩頭流涕曰民困甚矣士大夫世席寵
靈以迨於寬政吾儕小人歲歲代之役也又况子姓
姻婭以其餘波焉窟而神叢耶窮則必變唯子大夫
亟圖之侯曰如積習何羣譁曰君其問諸令甲侯掀

聿歎息良久起拍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盡覆覈
諸巨室產畝籍而戶析之優免各有差曰眎會典寧
倍浮也大都上者千畝有奇而役次五六百畝次三
四百畝又次二百餘畝縉紳以下遞殺之如安吉故
事加盈縮焉里有畫一之則邑罕吞舟之豪分定力
鈞衆任貲省曩所株累破家鬻子不能償者計五鍰
可辦令下寒戶焚香手額懽聲播數百里其纖悉未
盡者侯方虛心調劑冀立不刊之典而天若中尼之

歸烏之難尋作矣嗟夫事激於已甚亂迫於無聊平
居軒輊貴賤隔於霄淵一旦奮呼如水橫決勢又不
得不過爲矯正至二邑縉紳不及齒長城素封而人
始服侯先識其所以覆露諸巨室而貽之安功甚鉅
元薦幼奉教於先大夫世祿之家遇重役輒瓦解此
無異故膏梁而肩以耳目未嘗之事則仆不若及其
身漸習之爲愈也彼口實於堂廉不日皮之不存毛
安傅乎悠悠畏途任事者希侯釋褐幾何時銳焉犯

難爲鎖尾請命甦與更始語云天道好還安知易世
而降俛首蒙庇者非卽今攘臂側目者之子若孫耶
某慙不文具述諸大夫父老子弟之言勒之貞珉而
系以詞曰嗶嗶之口不可旣也明明在上亦可畏也
善宦巧睇不如拙銳也法亦何常以救敝也於此雨
露於彼則颺人百其情各以我故父乎母乎寧異趣
也含哺啣喙不如去而解瘡也

鄧父母去思碑記

長興介山水所擅藪澤利不及陽羨厥壤上下錯三
之一於歸鳥也俗矜氣好鬪鮮夙儲庚辰以來騷於
清丈之役丁亥秋馮夷爲癘漂田廬萬計明年疫又
明年旱枵腹之衆如燬上命使者賑江南假道邑西
偏侈靡鋪啜供張百里監司以下大小疲命上所發
帑金半入使者裝半飽胥史未受賑稿矣故長興害
最酷積逋倍他縣大吏督過主者莫誰何鞭笞日益
峻而奸狡乘之百相蠹也天子所以停徵蠲賦閔念

元元至意幾成怨府令他徙選人難其繼采聲者縮
足咋舌云民無良天平微鄧侯幾不白矣侯名炳楚
監利人庚辰進士又十年而令長興凡三仕云甫下
車民菜色未甦督逋之使旁午侯穆然淡計蠹在併
徵而羨取併徵者吏易爲奸急之而彌緩羨取將毋
不足而子息之民何罪下教一切更始新賦不得恩
夙逋踰期者法衡量准計曹私錙銖者法糧戶役毋
千里胥里胥毋干編氓驚鷄犬者法令下如流水咸

稱貸樂輸莫恐後者會郡考成日夜促逋賦侯重失
信通融調劑頻仰多苦心辛亥至丁亥徵可十餘萬
巧匿者出不意捕致之朝輸夕解無苛誅終侯任鮮
以橫徵敗者侯亦坐廢格月餼數報罷矣俗喜構株
連無已時侯廉其弊曰若不見道上累累者耶而鵠
蚌自苦爲非重辟勿問鞫庭中者片言折之若神明
然又多所矜恕曰吾不忍竟法也近例以罰鍰積粟
往往虛報充歲額守者鬻產莫償侯謂備荒本良法

而階之厲乎寧空廩辛卯入覲行李如洗老胥舉故
事爲侯計卽羨緡贖鏹亡染指者獨不能借資嗟引
充公費乎侯謝之買小艇送其夫人歸夫人至泣下
侯弗顧攜兩蒼頭北去人謂侯去且留瓊闥無繇借
寇也而以落落寡援不調歸再報政矣杜門坐嘯與
民休息居恒茹蔬敝裘卽寒素不能甘其舍人告病
屢請去百餘年間縣公稱廉者黃晉江光昇張平和
佐治顧長洲其志以侯方之苦節矣而雅度弘綽舉

大蠲細中卽井井不爽尺寸見人過輒拚覆不堪者
廓然茹之馭僚幕躬先以正不嚴而威故皆廉謹奉
法刑清事簡縉紳干請幾虛終以清簡故鮮赫赫聲
部使者皮相侯曰長興誠廉吏何至卧治乃爾里中
好事亦以不竟所長爲侯憾往侯在上海常熟英聲
蜚播太阿之劍一再試而歛鍔易神君爲乳保寧渠
前後殊軌時有宜不宜爾癸巳冬侯入爲民部尚書
郎民若士相與聚族尸祝之甚於令時驕子呱呱慈

母之懷挽臂牽裾常若不盡其情一旦去襁褓習甘
苦繾綣繫戀固不自知其靡極也丁某曰往范司成
盛時黃直指以門下士按吳興邦君大夫筐篚履舄
滿戶外而獨不識長興公司成爲余言長興輒次且
侯將去長興旁邑競哆搏擊陰謂所知曰主臣三折
肱不能與少年爭銳鈍顧異日稅駕謂何吾往矣諸
君子識之五月菁山難作嗟乎卽侯卓行遠識長興
其嚆矢爾假令作帝耳目其所發舒何啻百里操世

柄者使溫良豈弟之士三試牛刀十年積薪時趣固
在彼不在此雖然太史循吏傳具在侯不朽矣爰次
始末勒之貞珉辭曰漢廷最殿唐史稱拙豈乏能吏
所貴良牧於惟我侯洵美且佶穆矣清風燠若冬日
我有秕政惟侯是去弛徭省刑卧病而事我有啼兒
惟侯是孺解其煩苛霈然雨露噲彼族庖月更刀折
侯有吳鉤三年不發與其雷迅無寧弩持悶悶而已
曾不見竒譬之飲醅而多餘味溫溫德人葆我元氣

侯乎侯乎我父我母孔懷甘棠樂只君子

鄭博士禮教遺思碑記

鄭孔肩先生標赤幟稊林領袖諸青衿有年矣數奇以貢分教長興與孔肩共事者臨安玉峰先後不必同調先生委蛇其間承乏攝篆不期月宮墻內外倏改觀諸生意指易嚮何其捷也丁子曰鄭先生深於禮者也故善因善因故以禮範俗耳目不驚諸生日何丁子曰若不見鄉飲酒及大祭乎哉鄉者幾以利

市故養老之禮輕鄭先生爲政輒舉韋孝子爲介孝子固謝曰某勉力事二人六十餘年矣非爲名高也裹足誓不赴先生曰孝子可以不赴吾不可以不舉而鄉飲酒禮重凡祭必董以慤愿士物不精腆不登於俎而儀物備齋宿廢數椽鞠爲蔬圃久矣先生毅然新舊觀石使君躬齋宿焉鷄鳴而祭百執事儼有恪而祭典重若乃安啓聖以安先師飭武備於文事咄嗟而學制大備詳具余碑記中修廢舉墜其淺者

也按使者將行部先生舉獨行者一二人以示風而
德行重故曰先生深於禮者也臯比之暇時呼一奚
奴獨汎罨畫溪嘯咏竟日詩云傾酒一壺茶數盞山
窮又見幾重灣乘興順流過峴首歷菁山一帆抵明
聖湖訝曰此吾家几案物也飛棹而返居恒語余青
羶一席地如蛛遊網不能越尺寸吾聊以免俗云爾
未幾平樂命下諸生復問余曰先生何以治平樂孔
肩亦逡巡謝不敏固問余曰主臣何以治平樂丁子

曰先生固已試之矣何試乎曰先生初至有文會已
復倡仁會予固知孔肩所望於諸生不斤斤掌故家
言也學道愛人始基之矣會再舉旋中止予又微會
先生意天下事爲之自我者心也其不在我者時與
機也假令不遇石使君修學之舉未必卽竣事然而
先生之議百世不易也廣文法不踰青衿及二三役
先生不稍假借志不盡行者稍稍具學誌中法行卽
委曲安之必使獲所中間操縱銳鈍能使人就吾圉

而不知能使吾之意曲喻於末俗轉移更化如有成
算故曰先生深於禮者亦善因者也舉此以往於平
樂乎何有先生瀕行諸生依依不忍舍願醵金祖帳
東門外先生固辭曰何以永去思先生大笑曰昔蒞
主人奚豎而妄災石丁子曰不然禮之弁髦於世久
矣請借貞珉存餼羊云

長興縣新刻貞節碑記

熊使君祠周烈女創典也問語丁子曰孤嫠寸丹耿

耿與腐草枯楊同漫漶者寧少哉先生好譚節義請
廣之丁子泫然涕洟曰傷哉婦之難爲節也而今之
尤難爲節也王跡熄世教寢微寒餒迫於前毀譽憾
於左右中材不自堅况孤嫠乎甚矣今之難爲節也
節至沒齒無間言苦心不可以告人者什九而况聞
之有司采之觀風使者徼天子寵靈乎雖然其不得
聞於有司者抑又什一也攷邑乘及父老所稱述拔
其尤者八人焉碑之以告世之爲士大夫者章氏李

榮妻也年二十八榮死無子子族子噫苦矣元俗腥
穢兵燹匪茹章耕桑衣食其力高帝興以節婦賜棹
楔嗚呼幸哉壽百三歲倪氏臧僕子妻也年二十五
其夫死子福齡遺腹爾苦矢志靡他父戍西安欲攜
往嫁之曰若將誰依耶倪不從勉奉舅姑教福齡成
立孀居三十年里中嘖嘖曰此真未亡人矣永樂十
四年旌姚氏邑諸生孫應福妻二十三福死嗣兄弟
之子夭折者屢矣姚憑几慟曰妾不天其以寸心爲

蒸嘗乎力作奉姑姑歿茹素終身足不踰閭世廟三
十五年旌費氏錢塘妻年十七塘死無子舅姑欲奪
其志費慟哭失聲昏眩成疾遭水火厄瀕死者數矣
志操彌堅與姚同賜棹楔李氏商綸妻歸三年綸死
無子績紡事二尊人忘其熒熒也舅姑死綸兄弟離
析李兀立烟消波蕩中前後七十三年終日扃戶端
坐與里中婦女譚多古節烈及起家拮据鄉黨嚴事
之比于闡祭酒卒萬曆改元四月朔壽九十一家式

微事久幾湮沒悲夫龍氏李大元妻也十六歸大元
不數月大元省父南安幕客死龍聞訃欲殉家人佯
慰之曰悞爾郎固無恙也未幾舅氏書至迺爲位哭
如禮父博士訓老無子龍故爲好語安之自度俯仰
內外必不可一日生仰天嘆曰嗟乎生之不辰安知
夜臺非白日乎遣侍女歸寧與妯娌欸洽竟日夜半
紉衣裳經死詰且數行在几別父母及嗣姪啓也淚
痕漬紙讀者嗚咽不能竟萬曆二十年旌周氏姚光

裕聘室也未筭聞姚生死號慟不欲生父母解之曰
若識郎面乎誰依而守也女顛仆首捨地曰女論義
不論情百計覓死父母度無可誰何卜期以歸親黨
白衣冠送之哭聲震野女怡然就道爲文祭姚生詞
甚哀高墉深扃父母罕睹其面斗室中奉兩木主一
祀亡姑一姚生也蔬食十餘年食必祭甲午秋出其
織絰之積厚葬姚生唐興山歸請立嗣曰吾事畢矣
一慟嘔血不藥死萬曆二十八年旌黃氏從祖別駕

公良策妾也十四侍巾櫛產一子天別駕客死景東
太守慕其姿請壻焉黃拔劍厲聲曰有如見逼請以
頸血濺矣太守咋舌去攜二三奚奴奉主母扶櫬萬
里外子敬止嚴事之如母又十餘歲卒以年差長例
不及旌雖然抑可以媿人臣之白首二心者矣贊曰
千尺之桐挺生孤岡下臨溪谿上摩穹蒼霜霰爲春
傲彼衆芳吁嗟女士矯矯剛腸義齊嬰杵志軼杞姜
金石可泐素心難忘使君建祠浮屠之旁來諗士女
瞻拜宮墻此不二法爲衆生坊而心所安卽名西方
式者顙泚感者盡傷是念胡從厥性孔良生死事小
大者倫常我勒貞珉爰告冠裳

周氏宗祠義田碑記

周氏之有宗祠自叅軍文政始也義田者何粲盛而
外所以廣其德於宗人也叅軍之言曰吾宗自義興
徙湖城再徙沙塘支流蔓衍百餘人爾義不可以秦
越萃渙合離在厥祠乎歲癸未捐腴田頃之半息五

年而拓地焉創祠五楹祀孝侯以下有差蒸嘗具矣
梁於祠之左以利涉卜壤東山爲周氏義塚生死差
備矣雖然鞭之長不及馬腹膳田九十畝有奇厥壤
上上歲入倍他額身以後子若孫其無私焉前後計
畝一頃有半歲之不虞吉凶之不豫戒舉宗而委命
於斯猶吾饗也異日者子若孫爲政其或隕志於我
而改圖焉我宗人抑或逞而求多法不可久鳴之官
而聽於宗長嚴會計慎出納申約束斤斤如也歲入

稍贏復息而田之侈矣不可以役役必徹請於官每
頃歲輸二金公帑籍而覈之積十年可以代役矣茲
舉也本計千金有奇丁子曰此不足見叅軍也若不
覩戊巳之災乎叅軍傾困以賑擲千金且再矣使者
上其伐於朝賜坊如制叅軍辭不受也歲所施帷帳
衣被甚渥此何足見叅軍若廼經制詳委折肱於公
私上下畫一焉以蘄慊志於其子若孫以徼福於宗
人思深哉厥有苦心乎郡太守梁谿陳公邑侯豫章

熊公高其誼予棹楔介鄉飲酒禮申其議於監司暨
三臺使者報可叅軍復創義倉義學各數楹歲且蜡
矣冒風雪督畚鍤甚劬或曰公憊乎曰老人不卽填
溝壑幸及吾日落成焉死且瞑事竣請記於予予
曰無近名與叅軍盛然曰慳也政所乞一言以辱貞
珉者令子若孫知我苦心以永終貺於我宗人世世
守此無替政何敢望名予曰天下事顧義謂何爾
假令名而義不猶愈於錙銖而攫實利者哉又况乎

捐利以市義乎叅軍之志可風也系之銘銘曰於惟
叅軍起家拮据乃堂乃構乃菑乃畚先君之思爰念
我祖貽厥艱哉筭路藍縷有儼對越孔新祠宇惟士
無田不敢以祭煢煢宗人我施靡繼相彼廡原於湖
之濬我祖式臨小子敢私惟我宗老規之營之式克
衡之亦旣成只亦旣盈只乃蒸乃嘗乃薦馨香旅酬
蹌蹌燕喜洋洋載滌載漉載訓載育窳窳有域詩書
有塾以莫不均以莫不穀於惟叅軍旣殫厥思桓桓

孝侯神保車戶惟仁弘孝惟義廣慈枝之庇矣本實
培滋嗷彼錢痴阿堵遺誰叅軍苦心用諗來茲

卷之五終

卷之四